

世界旅行与探险
经典译丛



The Southern Gates of Arabia

阿拉伯南方之门

〔英〕芙瑞雅·斯塔克 / 著

刘建台 /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The Southern Gates of Arabia

阿拉伯南方之门

〔英〕莫瑞雅·斯塔克 / 著 刘建台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伯南方之门/(英)斯塔克著;刘建台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219-3

I. ①阿… II. ①斯… ②刘… III. ①游记-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5840 号

THE SOUTHERN GATES OF ARABIA by Freya Stark

Copyright © John Murray 1936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251

出品人:黄育海 陈 征

项目统筹:姜逸青 徐如麒

责任编辑:毛静彦

选题策划:潘丽萍

封面设计:汪佳诗

阿拉伯南方之门

[英]芙瑞雅·斯塔克 著

刘建台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字数 199,000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19-3/I·4126 定价:36.00元

致 辞

读者将发现本书中零星散布着我由衷感激的诸多贵人们的大名：哈利法克斯爵士(Lord Halifax)、阿克巴·海德利爵士(Sir Akbar Hydari)、马尔马杜克·皮克索尔(Marmaduke Pickthall)先生，以及马卡拉(Makalla)的苏丹陛下——在陛下的协助下，我方能在最初抵达哈德拉毛时受到当地人士的欢迎。

此外我还要感谢以下诸人：马卡拉总督，沙林姆·伊本·阿哈马德·伊本·阿布杜拉·凯埃提(Salim ibn Ahmad ibn 'Abdullah al Qu'eti)大公；昔旺(Sewun)城苏丹陛下阿里·伊本·曼苏尔·卡提里(Ali ibn Mansur al-Kathiri)；盖特恩(Qatn)城的苏丹陛下阿里·伊本·萨拉·凯埃提(Ali ibn Salah al-Qe'eti)；在昔旺与泰里姆(Tarim)的卡夫(al-Kaf)家族的萨伊德(Sayyid)氏族；希巴姆(Shibam)的胡笙(Husain)与萨伊德·阿将(Sa'id al-A'jam)；多安(Do'an)干谷巴·苏拉(Ba Surra)家兄弟穆罕默德(Muhammad)总督及阿哈马德(Ahmad)总督；在阿姆德('Amd)与麦什德(Meshed)的阿塔斯(Attas)家族里的萨伊德氏族：通过他们的携手相助及友谊，我此行才得以成行并顺利愉快。

我必须感激英国驻亚丁的公使伯纳·雷利爵士(Sir Bernard Reilly)以及雷克上校(Colonel Lake)和空军准将波尔塔(Portal),感谢他们在旅程之始的善心鼓舞,以及在旅程之终迅速且大方的协助;感谢贝西先生(A. Besse)宝贵的帮助与各式各样弥足珍贵的建议;感谢飞行中队队长海索尔·屠卫特(Haythorne Thwaite)与飞行中尉盖斯特(Guest)在营救我离开希巴姆时全心全意付出的照顾;以及后来在欧洲总医院为我治疗付出心力的医生、护士长与护士们。

我也必须感谢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与伦敦的珀西·史拉登信托公司(Percy Sladen Trustees)给予我多方的协助与鼓励;最后我要谢谢儒方·盖斯特(Rhuvon Guest)先生在我写作本书时给予我珍贵无价的协助——书页间能出现如此水准之伊斯兰学,主要是因为他不吝协助之故。

目 录

1	致辞
---	----

1	导言 香料之路
11	第一章 阿拉伯海岸
24	第二章 靠岸登陆
33	第三章 马卡拉城门外贝都因军营里
40	第四章 城中生活点滴
54	第五章 首途前往内地
60	第六章 蒂勒的曼萨伯
70	第七章 往约耳高原之路
83	第八章 塞班峰的贝都因人
95	第九章 约耳高原
108	第十章 约耳高原之夜
122	第十一章 多安的生活
136	第十二章 胡赖拜与罗巴特
146	第十三章 卧病于迈斯纳阿堡垒内
157	第十四章 骑驴入哈贾拉因

169	第十五章	麦什德的曼萨伯
182	第十六章	进入哈德拉毛干谷
198	第十七章	希巴姆
207	第十八章	昔旺城
218	第十九章	哈德拉毛,有幸相会!
232	第二十章	与君一别
243	第二十一章	进入阿姆德干谷
254	第二十二章	阿姆德的胡赖达
269	第二十三章	安达尔
280	第二十四章	在希巴姆不支倒地
293	第二十五章	访客
299	第二十六章	割爱沙巴瓦
307	第二十七章	飞离谷地
313	附录	南阿拉伯的香料之路随行笔记

导 言

香料之路

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
薰的是谁呢？

——《圣经·雅歌》第三章第六节

一百方祭坛上示巴薰香蒸腾弥漫，
圈圈花环也让空气芬芳扑鼻。

——《埃涅阿斯记》^①第一卷第四一六行

公元一世纪时，一位姓名不详的希腊人船长写了《绕行红海》

① 《埃涅阿斯记》，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拉丁文史诗巨著，分十二卷，描述主角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城陷落后的经历。特洛伊城陷落后，诗中主角埃涅阿斯历经千辛万苦方才安然抵达迦太基，维纳斯见状在埃涅阿斯身旁笼罩一圈迷雾，让他不受闲人打扰直抵女王黛朵的宫中，而洒下迷雾后，维纳斯便飞回家乡帕佛斯岛，回到岛上供奉她的神庙。这句引文便是形容她神殿内的景象，原文是 Centumque Sabaeo / Ture calent arae sertisque recentibus halent。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①这本书。他既没受过教育,更不是能舞文弄墨的骚人墨客,写这本书不过为了提供资料给海员与商贾;书中一个接一个地介绍那个时代的红海港口,以及它们的市场与出口货物。他先沿西岸航行,再沿东岸直达靠近桑给巴尔的地区,从那“未曾有人探险过的汪洋大海绕个弯后向西迤邐而去”,最后他向东到马六甲海峡,“此乃东升旭日底下……最后一部分有人烟可闻”。

很少有书能像这位老船长的这本书那样引人入胜——说他老是因为我想他历经多次远航,每次航程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想来有一把年纪了。

当这位老船长来到位于香料角(Cape of Spices)——即今日的嘎尔达夫伊角(Cape Guardafui)——旁的乳香之地后,他结束他的非洲之旅,从埃及扬帆向东行。他从纳巴泰人^②国王收关税的皮特拉(Petra)航行过贸易商之路,接着沿阿拉伯海岸航行,他说“沿海陆地上星罗棋布地点缀着食鱼之民的洞穴”,而“内陆地区住着无恶不作的人民,他们住在村落或游牧帐篷里,掠劫航道偏离中道的船只,并将船难幸存者掳获作奴隶。因此,我们的航道一直保持阿拉伯湾的中央水道,并且尽速驶离阿拉伯地区,直到我们来到火烧岛(Jebel Tair,北纬十五度三十五分,东经四十一度四十分)为止。就在这座岛的正下方,住有爱好和平、畜养牛羊骆驼的游牧草原民族”。

① periplus 意为“绕行”,至于 Erythraean Sea,在希罗多德的书中指的是阿拉伯湾或红海,甚至可能是印度洋。

② 纳巴泰人(Nabataean),古阿拉伯地区的一个民族,住在叙利亚与阿拉伯交界处。

他在这里抵达了希木叶尔(Himyar)人的也门王国,这是最后一个独立的古阿拉伯帝国,而它的港口穆札(Muza,现拼作莫克哈[Mokha]或毛萨[Mauza])“挤满了阿拉伯船主与讨海人,商业买卖热络繁忙……”。

这里有山肩高耸的也门山,下临暗无天日的幽壑,上达垂悬半空的峰顶,山后的前景是一片黄沙地,得花两天路程才穿得过。这座山层峦起伏,为数众多的平顶山头在远方聚集为一道厚实山脉,以至于如同海姆达尼^①所说的,“它们并非千山万壑,而是一座从也门绵延到麦加的山,叫做萨拉特(Sarrat)”。从海上远眺,它们的颜色并不是中等高度的土山颜色,而是烟雾弥漫、幽暗昏冥的颜色,仿佛玄黑的火山尖头披上了一层沙漠土砾的外衣,而原本红色的砂岩也被火山灰磨得色泽黯淡,就像埋在一层煤灰底下即将熄灭的余烬。

这位老航员从这里向南航行,左右是最后夹束在一起的两片海岸。当暗无天光的波涛越来越常出现时,他便进入了巴布埃尔曼德伯(Bab el Mandeb)海峡,海峡“向中间收束,硬是将海水逼到一处,将大海关进一处狭窄的水域中,这条通道被迪多鲁斯(Diodorus,现在的佩里姆[Perim])岛隔成两条水道”。在它上方不远处,“就在海峡的岸边”,是一个“叫做奥克里斯(Ocelis)的阿拉伯村庄……这是个下锚地,一个饮水处,是由南边航行进入阿拉伯湾的第一个靠岸处”。

① 海姆达尼(Hamdani, 893—945),阿拉伯多才多艺之天才,集地理学家、诗人、语法学家、历史学家、天文学家于一身,所著《阿拉伯纪实》(*Jazirat al-Arab*)一书是描写南阿拉伯古史与地理形势的经典之作,被誉为“南阿拉伯之喉舌”。

这是从印度过来最为便利的一个港口，再向北就没有任何一艘印度船能越雷池一步，因为阿拉伯人在罗马人入境之前的数百年间一直守护着他们的贸易秘密。佩里姆的下锚地以及壳牌石油公司的油槽，现在已经取代了奥克里斯；但是平滑的山棱线、空无一树的陆地鼻尖和湍急绕过尖角的水流依旧在那儿，千古不变；而过了海峡，“大海再度向东扩展开来，很快我们就又看到一片汪洋了”，我们正如老水手般沿着南也门的海岸线航行，然后下锚于“幸福快乐的阿拉伯乐土^①，一座岸边小村，隶属卡里贝依尔(Caribael，也门的希木叶尔国王)的国度，拥有方便的下锚处与饮水处，水质比奥克里斯的水更佳，也更为甘甜”。这里是亚丁，东西方的交会点。

再过去，向东“是连绵不断的一条海岸线，以及一个延展长达两百多英里的海湾，沿着海湾住着游牧民族以及群居村落的食鱼之民，而刚过从这海湾突出来的岬角，就是另一处岸边市镇：乳香之区迦拿(Cana)。从这城镇往内陆走，就会来到住着国王的大都会萨巴塔(Sabbatha，现称沙巴瓦[Shabwa])。这国家所产的所有乳香都用骆驼驮负到这个地方储存，再用垫着充气羊皮囊的土制木筏或小船将香料运送到迦拿……这个地方也与非洲各港口、巴里加札(Barygaza，就是印度的布罗奇[Broach])、阿曼和波斯有贸易往来”。

这名老海员就是这么写着的——一位初来乍到的新人，来到一度最富裕、看守得最严密，或许也是年代最古老的一条古世界通商

① 原文为 Eudaemon Arabia, Eudaemons 乃希腊文的罗马拼音，意思是“幸福快乐”。

大道。

不过在他的年代之前几年，这条大道的神秘面纱才被揭开一角。公元四十五年，希腊人希帕罗斯(Hippalus)成为世上第一位利用季风来航行的西方海员。他带领地中海的商业横跨印度洋。在他之后是罗马人，他们征服了北部的骆驼商队路线与埃及，并因为厌倦于缴纳关税给阿拉伯人，渐渐东征西讨打开一条自己的海路，然后向前推进，搭乘又大又新且部署弓箭手的船只，闯进这片被视为禁地的水域。

但是没有人知道是在他们之前多久，是在远古历史的何种晨曦微光中，这种贸易开始运转；也没有人知道达罗毗荼人^①何时扬起单片风帆，搭乘雕花船尾高翘的船只，掌握安置于船尾侧的舵，顶着太阳乘风破浪，在利于航行的季节展开首航，并且首次横渡印度洋，将货物成堆卸在阿拉伯海岸上。

此地乃“乳香之区，巍峨不可攀的高山峻岭终年云雾缭绕，山上的树出产乳香”，而阿拉伯的骆驼师傅一如今日在沙尘覆盖的帐篷下等待，厕身于一捆捆货物中，那是阿拉伯与非洲的香料、来自锡兰绑成捆的珍珠与麦斯林薄纱、中国的丝绸、马六甲海峡的龟甲玳瑁、恒河的甘松香，以及来自喜马拉雅山的叫做“马拉巴斯朗姆”(Malabathrum)的肉桂叶。

头戴冠冕者，一头乌溜亮丽的头发，

抹着叙利亚香液树脂。

① 达罗毗荼人(Dravidian)，住在印度南部德干半岛的非亚利安系的种族。

更有那来自印度的钻石与蓝宝石，以及象牙、棉花、靛青染料、琉璃、肉桂、辣椒。再有就是来自波斯湾的椰枣与酒、黄金与奴隶；而长期以来便有阿拉伯贸易商贾履足的非洲东岸，则贡献了乳香、黄金、没药、象牙、鸵鸟羽毛和香油。

一批批贝都因人用骆驼接力背负成捆的货物，从海边长条状的沙地穿越丘陵间的隘口，翻越高地草原到内陆谷地和也门以东的陆地，最后跋涉过麦加以北的沙漠抵达他们的市场，阿拉伯的香料也就在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底比斯、尼尼微或罗马的祭台上蒸腾薰香、香烟袅袅了。

这就是伟大的乳香之路。人们心目中关于这条路的褪色记忆，依然让南阿拉伯赢得“幸福快乐之乐土”的雅号，它的存在为后世的伊斯兰文明开路，也使得这文明有可能开创出丰功伟业。亚洲的财富便踏着它缓缓川流不息的脚步之流而行；沿着它缓慢却绵延不断的路线，一个接一个的阿拉伯帝国崛起又衰亡——米内亚(Minean)、萨巴(Sabaeen)、卡塔班尼亚人(Katabanian)、哈德拉毛与希木叶尔帝国。各帝国在自己所掌握的那段通商大道上一个接一个地发达富裕起来；他们被控制更多路线的欲望所催逼，因而制定了相关政策，着重控制南部香料区与出海的通路。他们成了帝国，成了贵族，兴建了高城大邑；他们殖民于索马里兰与埃塞俄比亚，一跃成为非洲及阿拉伯森林的霸主。

我们很难理解在每方祭台与每场葬礼上都焚烧乳香以薰香的年代，他们垄断独卖的生意为他们带来何等可观的财富。在耶路撒冷神殿里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仓房特别储存这些香料。公元前十二世纪

初，在供奉阿蒙神^①的神庙中，一年要供上两千一百五十九罐香料与三十万零四千零九十三份香料；而单在巴比伦一地，迦勒底^②的祭司每年在贝尔神^③前焚烧重十万塔兰特^④的乳香。阿拉伯曾经每年要上贡一千塔兰特重的乳香给大流士。亚历山大大帝在攻下加萨(Gaza)之后，派人送了五百塔兰特给他在马其顿的责备他拜神明拜得奢侈浪费的太师爷。

“我们只消考虑到整个世界每年所举办为数庞大的葬礼，还有那些为了敬重往生者遗体而堆得高高的香料柴火吧。”普林尼如是写道（第七卷，第四十二行），他下结论说：“阿拉伯之所以成为如此‘幸福快乐’之乐土，想来就是人们的奢华享受，这一点在殡葬用品上也可见一斑。”他描写人们如何小心谨慎地守护这珍贵商品；运货者若在大海到沙巴瓦之间的通商大道上走小路开溜，就会被处以死刑；“单有一扇城门专供骆驼商队入城之用”；在亚历山卓(Alexandria)城的商铺有一条规定，工人下班离开前要被剥得精光搜身，他们的围兜要缝合，头则要蒙上面具或网子。这一切描述无不证明这商品的不凡身价；它横越阿拉伯大陆，从这一端海岸运送到另一端的海边，距离长达两千英里，最后在罗马“以成本一百倍”的高价出售。

① 阿蒙神(Amon)，古埃及生命之神。

② 迦勒底(Chaldean)，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古巴比伦王国所在地。

③ 贝尔神(Bel)，两河流域掌管富饶的丰收之神，在希伯来文中为巴力(Baal)，被犹太人认为是邪神。

④ 塔兰特(talent)，古中东、希腊、罗马的重量单位，亦可作货币单位。

香料贸易除了影响至巨外,其价值还要再加上日积月累财富,而这通商贸易最早起于何时仍不为人知。米内亚帝国是我们听说过的最早的帝国,“乳香唯一的转运地就是假道该国国境,沿着唯一一条窄路走”。米内亚帝国历代国王的名单,其中最晚的一位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十三世纪。根据碑文的记载,这个帝国的出现有如密娜娃^①般,当它从尚未经人研究调查过的阿拉伯背景中崭露头角时,就是个拥有重兵、高度文明的繁荣富庶国家,而它的字母表更是我们字母表的祖先。它的兴起背后历经哪些史前冒险犯难、何种民族迁徙,还有它的字母表在何地或由何人发明,凡此种种都有待发掘;而除了乔装为也门犹太人的约瑟·阿列维^②之外,还没有其他人造访过位于奈季兰(Najran)的米内亚国都迈因(Ma'in)。

在米内亚之后也在它之南,崛起了萨巴帝国,就是远道求访所罗门王的示巴^③,它的国都在马里布(Marib),也在香料之路上,阿尔诺(Arnaud)、阿列维和格莱泽(Glaser)都曾造访过该地。权力的重心持续向南移动。当萨巴人的人口增加,他们便并吞了邻居卡塔班尼亚人,后者的城市泰姆纳(Tamna')同样在香料之路上,但目前尚无人知道它的正确位置,只是想必靠近他们位于哈里布(Harib)的铸币

① 密娜娃(Minerva),即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传说她的诞生是从宙斯的头颅中一跃而出,而初见天日时就已经是个发育成熟的成人。

② 约瑟·阿列维(Joseph Halevy, 1834—1908),法国小说家。

③ 示巴(Sheba),公元前十世纪,示巴女王备了厚礼来见所罗门王,为向他求智慧,这段历史记在《列王记上》第十章第一至十三节以及《历代志下》第九章第一至十二节。

厂；普林尼记载到“香料只能假道格巴尼塔人(Gebanitae)居住的地区进口”，而格巴尼塔人又是从卡塔班尼亚人手中接收泰姆纳的部族。继萨巴王国而起的是希木叶尔帝国，它是古阿拉伯帝国中的最后一个，统治的疆域起自也门附近的札法尔(Tzafar)，国祚则一直存留到基督教时代；直到今日，也门的伊玛目^①依然在他的信件上洒红土，以表示他系出希木叶尔人。

但是贸易的锁钥位于以上这些国家以东的地区，在峭壁环抱的谷地中，在哈德拉毛狭窄的山隘中，这里的人“惟独他们……在阿拉伯人当中，没有其他民族见过香料树”；他们统治着迦拿港与通到佐法尔(Dhufar)的沿岸陆地；他们的国都沙巴瓦，也就是普林尼书中的萨波塔(Sabota)，“坐落在一座巍峨的高山上”，城墙内建有六十座神庙，利用单一出入口开关自如地控制涌向通商大道的人潮物流。

直到去年，沙巴瓦依然未有人前往造访。它在地图上被画在希巴姆以西六十英里处。在早期的侵略中，巴努·金达(Banu Kinda)下到谷地，而根据雅古特^②的说法，城里的居民放弃沙巴瓦建立了希巴姆。无论究竟为何，今天依然有一些势单力薄的部落居住在那里，围绕着略含盐分的水井，据说他们距离古城只有一段距离；这群人靠采井盐维生，而且自古以来便以此为业，至少从十世纪地理学家海姆达尼发现他们在采井盐时便一直如此。

长期以来，我对道路与河川抱着一份热爱，奈不过这份热爱的逼

① 伊玛目(Imam)，伊斯兰教经学家。

② 雅古特(Yaqut，1179—1229)，阿拉伯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

迫，去年想到要假道哈德拉毛试着前往沙巴瓦。然后，我打算遵循主线从哈里布和马里布到位于奈季兰的迈因——这“唯一一条窄路”，正如我方才所说的，这条路线会经过四个阿拉伯帝国的国都；但假若这么走不可行，我会尽全力在沙巴瓦附近一带收集资料，然后循着一条过去想必是通衢大道的路穿越丘陵地带折返迦拿古港——它就位于海岸边比尔阿里(Bir Ali)附近某处。

结果这两个计划都没能付诸实行。沙巴瓦虽说距我不超过三天路程之遥，中间也没有障碍阻挠我前去，但奈何命运多舛、事与愿违，它还是像天上明月般遥不可及：我只能在梦中遥想着我踩在虚无缥缈的帝国御道上。不过，通向御道的哈德拉毛谷地及内陆城市，虽然自从一八四三年冯瑞德^①乔装化身冒险进去之后，便有几次被外人一探究竟过，但它们诡谲异样的美依旧诱惑着企图缔造些纪录的人们前仆后继，即使这些纪录大多以失败收尾。

附注：

我在哈德拉毛发现的植物名称没有附上对应的英文，令我后悔莫及。这是因为压着这些采集来的植物准备日后辨识用的标本簿，在返国途中遭到海水打湿破坏，连带里头的标本也泡汤了。若要查证植物的英文名称，以及其他许多准确的资料，请读者参考殷格兰(Ingram)先生即将出版的有关这个地区的著作。

^① 冯瑞德(A. Von Wrede)，德国作家，请参见他的著作《哈德拉毛之行》(*Reise in Hadhrament*)。